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一二六回 見稻穗擬名派差 聽民詞新聞惡霸

且說內丁在稻秧下掘出屍首來，連忙回明大人。大人又叫埋上，吩咐州官派人看守。又叫：「穆印岐，快速派你手下能幹的差役，速拿早道青帶到德州官衙，候著聽審。」「是」吩咐已畢，排開執事，進城不表。且說穆印岐見轎去遠，忙叫人：「來來來！快著。」跟役考應，跑到面前報名說：「小的張岐山、王朝鳳叩頭。」州官說：「快起。去去去！快拿去呀！」差人說：「老爺吩咐明白了，好去拿呀！」州官著了急，說：「你們耳朵裡塞上棉花咧？沒聽見叫快拿早道青嗎？」公差說：「小的二人討老爺示下，什麼叫早道青呢？」州官一見差人逼問，更急了說：「你們這些糊糊塗塗的混帳東西，我知什麼叫早道青？趕明日大人還要呢！」說完便叫拉馬過來，帶領役人，趕上施公，跟隨轎後而去。那兩名公差見本官走了，爬起來發愣說：「這是哪裡來的怪事？咱倆跟隨□幾年官，沒見過這個糊塗蟲。偏又遇著這家奇事！合該是你我倒運。早道青也不知一人，是一物？州官渾蟲，不問明白，便要差人去拿。」王朝鳳說：「不難不難，我有妙計，不用為難。」張岐山緊緊追問。王朝鳳只說：「走走，進衙自有主意。」一人搞鬼，一人追問。進了大街，找一酒館，二人坐下，要了壺酒，兩碟子菜，喝著酒閒談。張岐山放心不下，又問：「王哥有何妙計？快快說來。」王朝鳳笑而不言，只說：「你多喝幾杯，我才告訴你呢！」飲得時候不早，岐山忍不住又問。王朝鳳手摸大腿說：「這宗差使，就得槓槓屁股，就算是妙計。」說著，二人大笑不止。

不言公差酒館閒談，且說施公坐定大轎，前護後擁，甚是威嚴。鑼鳴震耳，清道的旌旗，鄉長、地方在前喝退閒散人等。

大人在轎內觀看，只見跑過一群人，道旁跪倒，齊嚷：「冤枉！」

施公聞聽，忙叫：「人來。」「有。」說：「快接喊冤狀子。爾等眾民人下去聽傳。」大人起轎入城，進了公館，不提。

單言拿早道青的公差，在酒館敘談。酒館掌櫃姓郝名叫三道，其妻白氏作這個買賣，帶著賣豆腐、掛面。郝三道一見，就知是衙門的朋友，便就另眼看待。王朝鳳說：「郝大哥，咱這村中牌頭，怎麼不見？」郝三道說：「他呀！老和尚代警鐘呢！」公差點頭，又問：「郝大哥，你們這路北那三間房子無人住麼？」郝三擺著手，說道：「休提，休提。」低言說道：「那三間房，原是皇糧莊頭蓋的。有人曾住，無人敢問津。先有一家王姓，管家喬三爺常合他來往，住了二年，忽然不見蹤影。裡面並無值錢的東西，有些破破爛爛，全都摔了。後又有人搬進去，夜裡鬧鬼，又走了。因此無人居住，關了有一年多咧！」公差聞言點頭。郝三道說：「這房主是咱德州一路諸侯有名的黃隆基黃大太爺，誰趕惹他？」王朝鳳說：「別說閒話咧！散去罷。這明日上堂，嚐嚐施不全的竹筍湯什麼滋味，這是我的一條妙計。」說說笑笑，各人散去不表。

次日天明，公館內施公早起，傳出話去，今日進州衙辦事。

有司答應，立刻傳到外面，公堂預備停妥。八人大轎，喊道鳴鑼，不多時來到州衙。至滴水落轎，去了扶手，施老爺下轎，升公位坐下。文武行參已畢，兩旁伺候。施公吩咐人來，帶昨日那些告狀人上來回話。州官一旁答應，著忙往下跑，到外面說：「人來，來來！快些把昨日告狀的全都帶進來。」公差答應，走出角門以外，高聲大叫：「快快帶昨日告狀人進見。」外面聽見，哄的一聲，跑過幾人，領著那些人進了角門，高聲叫道：「告狀人帶進。」堂上接音：「哦！」那等威嚴，不亞到了刑部，真堪畏懼。那些人進來，一字跪倒。施公留神一看，老少不等，各各愁眉不展，衣帽各別。看來諸民都有冤。打頭張狀詞一看，上寫：「小民馬滕壁，呈控皇糧莊頭，無故毆傷人命，不准領屍一事。強霸不遵王法，倚仗勢力，侵占奪搶。」

種種減法，俱寫明白。施公越看越惱，往下開言說：「你這裡面寫的虛實，照此回話。如有假情，立追你命！」那人說：「不敢虛寫。」施公說：「你再說上一遍。」

馬滕壁兩眼含淚，口尊：「大人，莊頭黃隆基，住在城外，萬歲爺爺三等莊頭。家有良田一千多頃，房合成堡，牆壁堅固，磨磚到頂，三丈多高；村兩頭搭橋兩座，磨磚大門，蓋的齊整。橋上若有人走，先得通報打鑼。家有獒犬如虎。都叫他霸王莊，又叫他惡狗莊。他綽號叫烏馬單鞭尉遲公。上交王公侯伯、五府六部，還有個七星阿哥是朋友。招眾天下綠林客，窩藏一群響馬賊，州縣官員不敢惹。霸佔人家房子田園地畝，還叫房主交納租銀。若是不交，送到衙門，板打枷號，還得應承。此人專好美色，妻妾□幾個不算，要瞧見別人妻女略有姿色，叫人去說親。本主若是不應，他說欠他多少銀兩，因不還才折算搶奪。若是出門，惡奴圍隨，一群民人見他全都站起。若是不遵，就是一頓鞭子，抽得滿地下亂滾。有個管家，叫賽鄭恩喬三。他一日能行五百里，見人妻女有些姿色，他硬跑去強姦。小人說不盡他的過惡。那日我父趕集，茶館坐定，並未留神，沒瞧見莊頭。惱他不站起來，喬三叫他家人拉下來就打，一時被他們打死。可憐他年老，又不禁打。打死不叫領屍首，拉到他家，說是叫狗吃了。小的告遍了衙門，全都不准。老大人可憐小人無處伸冤。」說罷叩頭。忠良聽見，臉都氣黃，暗暗切齒說：「那有這樣惡人，真是可惱。」又把別的狀詞，一張一張看過，言詞雖是不同，卻都是告他的多。施公暗想：「此人萬惡多端，無奈勢力過大，若要明拿，只怕不妥，必須如此如此，方能除暴安良。」老爺想罷，開言說：「你們暫且回家，各安生理，五日後聽傳對詞。」眾人答應，叩頭出衙而去。

施公眼望州官開言說：「你把昨日拿早道青的捕快叫上來，本部堂問話。」州官回身到堂外，高聲叫道：「捕快張岐山、王朝鳳速來進見回話！」公差答應：「有。」來至跟前。州官說：「隨我上堂去見大人。」「是。」要小心回話。」「是。」公差來到案前左右跪下，自己報名說：「小人張岐山、王朝鳳給大人叩頭。」施公點頭下問說：「你二人拿的早道青呢？」二公差口尊：「欽差大人，小人領了鈞諭，各處留神細訪。城裡關外，查了一日夜，並沒見行蹤。」施公見此光景，使抓了八支刑籤，捺將下去。門子連忙拿起，指名叫道：「某役某役，快請頭號刑來伺候。」一齊答應。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